

卢沟桥，总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今天总算如愿以偿。

到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定要去的 地方。已经下午四点，就急急走进宛平城赶去。到了纪念馆大门口，工作人员已经不让进去了。只好在门口远远拍摄大厅中“铜墙铁壁”浮雕。这时急急走来一位中年男子，他高声说，都让他们进去，让他们进去。原来这人是馆长。他一说，站在门口张望的数十人一拥进了大门。

里面真是目不暇接啊，但马上要闭馆了，只好走马观花。

幸好卢沟桥是一直可以看的。

出了宛平城西门，迎面就是卢沟桥。这时才知道卢沟桥离宛平城这样近，卢沟桥背后就是宛平城，宛平城背后是金中国。已经无处可退了，78年前，吉星文团在此奋起抗击日军。

桥面两侧的石路都是新砌的，只有桥面中留下了几段旧路，石砌路面上有数道凹痕，八百多年东来西往的车轮才能压出这个样子。沿桥栏走去观看上面的石狮子，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既然数不清就不数，只是一只只细看，看到了两只在一起的，一只大狮子护着三只小狮子的，它们圆目怒瞪，似乎在说，五千年文明竟也有人敢惹？

几十年前就看过田汉写的话剧《卢沟桥》，里面的台词都忘了。但有一句始终记得，剧中，连长向排长下达命令，排长向全排下达命令，都有一句话：“余在本阵地。”想必此时卢沟桥

上大小502只狮子也一齐在叫：“余在本阵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在说：“余在本阵地。”

要将强敌逐出国土，中国还是弱啊。弱就弱在是一盘散沙。日本人正是这样来看待中国的，但他们错了。“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力，中国四万万人，曾经称为‘一盘散沙’，‘抗战’好比一只沙袋，现在已经把它们约束了。”丰子恺在一篇名为《散沙子与沙袋》的文章里道出了真理。

当时中国弱小，前些日子与宁波的一位抗日老战士翁绍初说起，他说：“打不过也要打！”是的，打不过也要打！于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然看得匆促，但一个数字却记住了，八年中，我们伤亡3500万同胞。3500万，一想起来心情就难以舒展，幸好我去过芷江。

芷江也有座桥，叫龙津风雨桥。那是有浓郁侗族民俗风情的廊桥，走在桥上，雨淋不着，风吹不到，桥上七座亭阁高耸在游龙般的桥廊上，它是世界最长的风雨桥。龙津桥用四方青石围砌而被学生给弄哭了！那天课堂上，几个平日就不服管教的男生一直在底下讲空话。她半天才鼓起勇气进行了言辞不甚严厉的批评。不一会儿，那男生的一个“死党”不怀好意地举手表示：今天的讲课内容他不理解。她没看出那男生是有意刁难，用已经拍干净粉笔灰的手重新拿起粉笔，将方才讲过的内容又捋了一遍。那男生故作懵懂，挠挠后脑勺：“嘿嘿，好像还是糊涂！”她这才在两个男生相视一笑的诡黠表情中明白了个中因由。不过她依然好脾气地把课堂内容又概括重复了一遍。谁知那两位得寸进尺：“你当老师的自己都讲不明白，叫我们怎么理解？我看不是我们学不好，是你教不好！”话音刚落，她已两颊涨红，泪水直往眼眶外冒。幸亏外面的一阵铃声救了急，让她有理由夹起教案就往外跑。我见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处，想：她一定在哭了……

待我这个“小人精”又一次借着交作业本的机会去了办公室时，发现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人。她见有人进来，将沾了泪痕的脸转向了墙壁，嘴上却问：“你来交作业啊？”我“嗯”了一声，放好作业本，为了拖延时间，又故意码了码，眼光往她身上瞄。其实我真觉得她蛮好的，不大量布置作业，待我们也温文可亲……有那么一刻，我很想开口安慰安慰这个“可怜”的老师。可我到底是什么都没说，走了。

那一年的教师节，我很花心思地画了一幅她的素描，没署名，悄悄放在了她办公桌上。我自幼学过绘画，水平略胜同龄人，想着她见了画后应该料不到是哪个学生送的。我只想让她明白：不是每个学生都跟她捣蛋，也有学生尊敬她，喜欢她，她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应该相信自己是一个好老师！

多年后的一天，早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在中山东路的那家新华书店闲逛，无意间瞥见一套中考复习“名师讲解”的碟片，一一看过去，上面有一碟上赫然印着她的名字，旁边有张她的照片。看上去她不再年轻了，也完全不见了当年的青涩，显得非常端庄大气，真正有了师者风度。我看着看着，不禁乐了。因为记忆中，她不还是那个被学生捉弄后，满脸通红要哭鼻子的姑娘么？而如今，逝者如斯，我已成长，她，亦然！

没多久，这个不会“凶”的老师竟

一条林间道路如同绿色长廊，它的出口锃锃亮，那是奥尼翁河的上空。布梯尔镇的印象便是这样开始了，就像20多年前记忆家乡五里村那样。虽说两地相差10万里，且林荫道的树种亦不同，前者是梧桐，后者是水杉，而那些植物带给我的清新是一样的。而植人蓝天的树榭与太阳的旋弧所勾勒的相似景色，那是树影与旋光对大地的调色，再是太阳的斜射线亲吻枝叶的动画。

车从南边道路驶入，触目的是座古城堡似的建筑。后知真是小镇的古城堡，且在城堡左侧城墙砌的一块城砖，看到“1661”的铭文。可能是城堡的建筑年份，资料显示布梯尔镇18世纪就有居民居住。

印象是古老的，黄土色的墙壁，黑色的屋顶，紫红的外窗板，山坡上长满青草，民居随着山坡错落有致。我们从镇政府院门左拐，沿路顺势而下，有个荒芜的院子。再往城堡方向走去，在布

梯尔镇洗衣房（洗槽喷泉）遗址前，碰到进镇时我们问路的男人格布热尔里，他一眼就认出我们，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说我们刚才开错方向。这次我们问去城堡，格布热尔里抬手一指，说往开错方向的小径走吧。

城堡是常见的那种建筑，只是铁栅栏围墙挂了一块红底白字的陶瓷牌，是“私人住宅切勿入内”的告示，红牌警告让人进退两难，但铁门却是敞开的，我缓步进去，儿子却扯开嗓门，嚷嚷让我止步。

城堡前的小道称教堂路，我们驻足在8号民居院门前，院内有一棵高大栗树，树丫悬挂秋千，法国人庭院多栽栗树。蓝天下，栗树荫，秋千边，有位姑娘在看书，多美的布梯尔镇秋千画，举起相机拍下这一瞬间，金发姑娘的脸颊微红。

当我们跨进喷泉路1号的院门时，格布热尔里跟了进来。真是有缘，不经意间“闯”一户居民，竟是两次问路的格布热尔里家。院左侧便是格家的客厅，厅堂背门的餐桌旁坐一位老太，老太系花布围裙，边看报，边听音乐，餐桌上有贝城报纸与杂志，而靠墙的无线电播放着音乐。格布热尔里介绍老太是他的母亲。老太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

一撇就是个“皿”字。朝着纪念坊凝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皿字。它盛着血盛着泪盛着汗，它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流血流汗流泪才换来的。

受降纪念坊上有一副对联：“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八年，3500万，这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十分沉重的。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卢沟桥·龙津桥·白鹞桥

我去怀化开会才到芷江的。一到怀化，我就问过来接站的同行，日本人在湖南最西边到过什么地方？其中有一人反问我，你不知道雪峰山保卫战吗？我不知道，一时感到十分惭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纪念馆”，我终于知道了这场战役：1945年4月15日至6月26日，侵华日军集中精锐兵力发动了以摧毁芷江机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一撇就是个“皿”字。朝着纪念坊凝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皿字。它盛着血盛着泪盛着汗，它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流血流汗流泪才换来的。

受降纪念坊上有一副对联：“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八年，3500万，这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十分沉重的。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血字不是还应该加上一撇吗？少了

上扯起了令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白旗。这样的船谁来驾驶？驾驶这艘艇就是活活受辱，不将这艘艇开回来，中国人耻辱更大。驾驶这艘艇的就是萨镇冰。他为中国海军保留了最后的血脉。晚清重建海军，他当了副司令，民国海军他也是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从萨镇冰驾艇离开刘公岛，中国人又在八国联军中看到了太阳旗，看到了日本兵涌向沈阳的北大营，听到了卢沟桥的炮声。从1840年到1945年，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知输了多少次。但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从来没有认输过。今天，在芷江，垂头丧气的终于不是中国人了。

桥，卢沟桥、龙津风雨桥，作为宁波人，我想到了宁波的白鹞桥。那座桥横跨中塘河，一边是白鹤新村，一边是蓬莱小区。桥边有一块“侵华日军宁波投降处”纪念碑。碑文记载，1945年9月14日晚，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浙东前进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沛、副总指挥王云沛率部进驻白鹞桥区域，第二天日军第91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宇野节在此乞降。白鹞桥有此殊荣并非偶然，宁波沦陷前71天，1941年2月8日一架日机因燃料耗尽降落在白鹞桥旁边，宁波军民俘获日军飞行员2人。宁波市民众也都“余在本阵地。”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

整整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卢沟桥走到了芷江。整整四年五个月，宁波人民从镇海走到了白鹞桥！